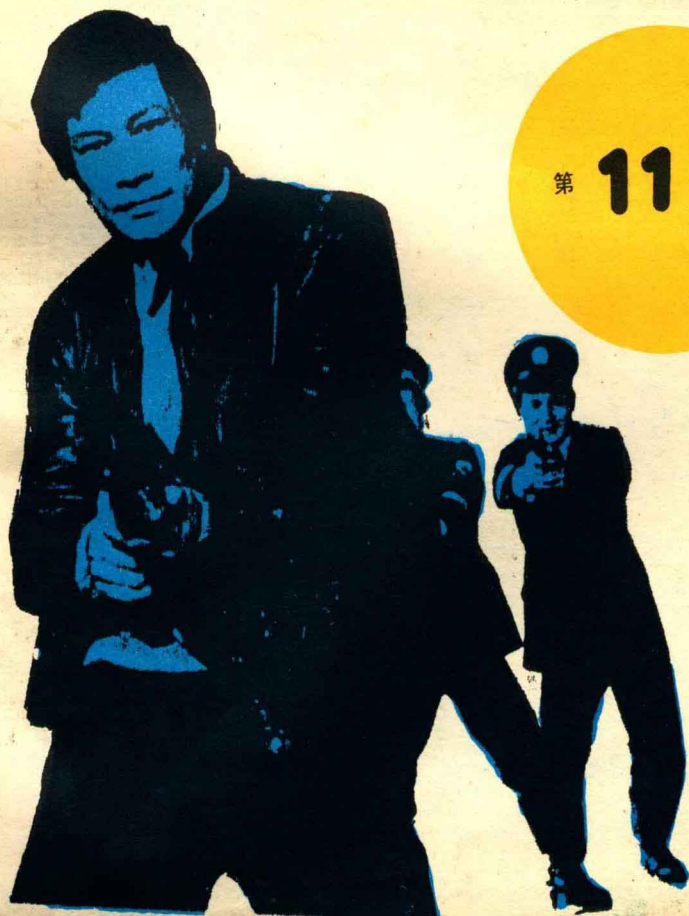


十万个智斗故事

第 11 集

内容丰富
启迪智慧



十万个智斗故事

第十一集

牟文正 编写
宗松厚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十万个智斗故事（十一）

本社编

出版发行：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南京人民印刷厂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 字数80,000

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980

ISBN 7-5346-0381-1

I·86 定价：1.15元

责任编辑：李新轩

凡遇印装错误，均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编者的话

《十万个智斗故事》是集中外古今智斗故事之精华的大型套书，陆续分集出版。牟文正、宗松厚同志为这套书编选的特集第十一集，现与广大读者见面了。

这套书的内容之好，已有公论。全国各类读者千百封热情洋溢的来信，对它赞叹不已。大学教师说它是“雅俗共赏、老少咸宜”的好书；教学研究人员说它“足可以吸引大量青少年读者而与邪说抗争”；离退休老人说“看了许多书，唯独对这套书最感兴趣”；故事员说把这套书讲给人们听，“听众座无虚席”；新华书店的一位营业员说，“在众多的图书中，我惊奇地发现了《十万个智斗故事》这本书，它内容十分丰富多彩，可读性极强”；农村的青少年买到了它，有的说“高兴得一蹦三尺高”，有的说“简直比发现聚宝盆还高兴”，有的要“一集不漏地买下去”；守卫边疆的战士称它是“心理知音”，中小學生视它为“心爱之物”。有的学生一向对小说之类的书毫无兴趣，看了它却“越看越想看，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”；有的学生买到了它，同学们“争相传阅，死磨硬缠才把它收回”；有的小学生拿到它，“爱不释手”，“读得入迷”，“连电视也不愿看了”。由此可见，各类读者是多么地喜爱这一套书。

这套书各集栏目中的篇目，是按其内容某方面的属性编排的。由于某些内容具有多种属性，加上我们水平有限，故栏目编排未必准确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
这套书中的作品，多数系摘编性质，也有些是新编写或创作的。因借助原作内容之多少大有不同，难以区分情况加以署名，故在多人集中一般用“某某供稿”方式，敬请原作者及编者鉴谅。如确系摘选了原作者的创作稿，本书将按有关规定酬谢。

目 录

• 革命家故事 •

刘少奇送棺脱险	1
巧设口袋阵	3
渔洋关夺枪	5
磨盘山上的财宝	8
烟熏石崖窑	10
陈毅“拜佛”	14
借刀杀特务	18
大元帅斥悍将	21
讲历史戏老蒋	25

• 战斗故事 •

肖红英巧设黄蜂阵	28
绝密暗语	31

• 儿童团故事 •

“小机灵”飞车送情报	34
巧计退敌	37
智除汉奸	42
两袋盐	46

• 历史故事 •

林则徐请客	52
夜半胡笳泣	54
种世衡计擒敌酋	58
下棋谏皇帝	60
孩儿兵智破地道	61

• 新编故事 •

巧治“白食鼠” 65

惊险的表演 70

• 文学家故事 •

卖药 75

设计打“狼” 78

郑板桥写对联 81

巧对 84

• 文学故事 •

墙头记 88

打桑园 96

• 科学故事 •

巧镀瓶里 102

大火烧毁拦路石 103

神出鬼没的金奖章 105

空前绝后的“化石人” 107

• 断案故事 •

祝瀚审狗 109

看粪判鹅 111

巧惩贪心 114

并纸辨真伪 116

胡知县巧判萝卜案 118

月亮作证 120

• 民间故事 •

“不要空手回家” 122

《十万个智斗故事》约稿启事 123

刘少奇送棺脱险

“皖南事变”后，党中央决定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，由陈毅任代军长，刘少奇任军政委。

1941年夏天，日寇突然出动十几万兵马，直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——盐城扑来，并集中上千个汉奸、特务，扬言抓住刘少奇，有莫大的犒赏。

当时刘少奇、陈毅等同志有这样几个考虑：第一，不打无把握之仗；第二，敌我的力量悬殊，要保存实力作持久战；第三，敌人的目标集中在刘少奇同志的身上，汉奸很多，不能有目标给敌人可寻。

刘少奇为避免使部队受到大的冲击，决定部队由陈毅同志指挥，他单枪匹马，只带一个通讯员，闯出盐城。

古历5月28日深夜，刘少奇和通讯员到了只有20多户人家的马庄。

“政委，这里有芦苇荡，我们躲进去吧！”通讯员说。

“不！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群众。”少奇说。随即向一户人家喊门：“老乡，问个路。”“你到哪儿？”一个老乡一边问着话，一边开了门。“你贵姓？”少奇问。“我姓马！”“叫什么？”“马玉甫。”“噢，我认识你，在盐城民主代表会上见过你。”“政委……”马玉甫不知如何说是好。

怎样安全地把少奇送出去呢？马玉甫想了一会儿，有了个主意，说：“这庄上全是姓马的，而且是近族。庄上有两口空棺

材，何不借用空棺计？”

刘少奇一听，十分满意。他们马上在庄上找了五六个人，开了个会，就行动起来。

东方出现了曙光，“送葬”的人们坐在马玉甫家里，等待天亮。不料，这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庄子包围过来。这时，马玉甫说声：“行动！”“送葬”的人们一边开始“哭”，一边把棺材抬



到船上。人们上船后，猛划双桨，船就像离弓之箭，急速向大河北进发。西边围上来一群日本兵，吆喝着叫船停下来。马玉甫高声叫道：“送死人的！”敌人翻译手一扬过去了。北边又围上来一伙敌人，一定要把船靠边检查。船靠了边，刘少奇悄悄对马玉甫说：“说你父亲得的霍乱病，会传染人。”并要船上的人都呕起来。

“先生，我父亲得的急性霍乱，会传染的，危险啊！喔——

喔——”马玉甫边说边呕。

“喔——喔——喔”船上的人都呕吐起来。一个翻译带着几个日本兵准备往船上爬，听到呕声，急忙回头，脚一滑，“扑通”一声掉到河里去了。有个鬼子问翻译是怎么回事。翻译从河里爬上岸呕了一声，又叽里咕噜说了几声，十分狼狈。一个日本军官，把指挥刀一挥，示意船赶快开走。

就这样，刘少奇混在“送葬”的人群中，闯出了敌人的封锁，顺利地到了大河北，找到了当地的游击队，很快与同志们一起又开展起抗日运动来。

插图 李建国

巧设口袋阵

1929年9月的一天，井冈山茅坪村里来了两个形迹可疑的女人。她们一会儿鬼鬼祟祟地察看动静，一会儿偷偷打听：村里马粪多不多呀？下门板了没有？两个赤卫队员立刻把她俩抓起来送到乡政府。乡委员长谢贵山得知后，便急忙赶到茨坪，向到桂东去接红军大队刚刚赶回来的毛委员报告。

毛委员、朱德和其他同志商量了一番，断定这是驻在新城的白匪的一个诡计：想乘红军大队还没回来之机偷袭茅坪。毛委员说：“这两个探子来得正好，我们不妨来个将计就计……”

老谢回村后，按毛委员的交代，先把女探子吓唬了一顿，说：“这几天毛委员不在，如果茅坪出事，我要你俩的脑袋！”两个探子吓得跪下连连求饶。接着，他又说念她俩是妇道人家，

不像坏人，就让赤卫队员把她俩放走了。

探子一走，茅坪的军民立刻紧张地行动起来。他们按照毛委员的部署，利用深山峡谷的有利地势，布成了一个口袋阵。红军31团、28团隐蔽在茅坪通往新城必经要通两边的山岭上，赤卫队、暴动队、少先队隐藏在山坳里，准备配合红军作战。而留守在村子里的人要跟往常一样，不露丝毫紧张的迹象。

匪营长周宗昌听了女探子的报告，第二天天刚泛白便率兵向茅坪摸来了。这周营长因屡吃红军伏击战的苦头，一见这高山深谷，不敢冒进，便先派三个白狗子扮作老倭模样，去道两旁山上侦察动静。

眼见三个白匪就要接近我军埋伏地段了，怎么办？大家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。近了，更近了……忽然从山窝里闪出四个老倭，分抬两只大箱子，吆吆喝喝迎着那三个白匪走去。看清了，打头的是谢贵山。大家立刻明白他们一定是来对付敌人的。

只听“噗通”一声，谢贵山摔倒了，箱子里白花的光洋撒了一地。三个白匪见钱如命，扑上去想抢，被谢贵山喝住了。

“你们哪来的这么多花边银子？”一个白匪红着眼问。

“打土豪缴来的呗！要不是藏在山上，早叫白狗子抢走了。”

“明后天，毛委员带红军大队就要回来了，这两箱光洋是为红军筹办粮菜，接风用的。”老谢边说边和同伴捡起那一块块闪亮的光洋，抬着箱子，往茅坪村走去。

一个歪嘴白匪朝另外两个使了个眼色，便飞跑下山报信去了。另两个尾随老谢等人来到村里。他们东看看，西瞧瞧，没发现什么，便在村口点火报信。

匪营长见到信号，又听跑回报信的匪兵说村里有两箱光洋，高兴极了，即刻命令士兵跑步前进，直奔茅坪。

待白匪全部进入“口袋”，朱德军长迅速率一支部队占领制高点，切断敌人退路。只听毛委员一声“打！”两边山上步枪、鸟枪、机枪一齐向白匪射去。

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吓得惊恐万状，顾不上还击，纷纷夺路逃命，乱作一团。匪营长一连打死几个想逃的匪兵，妄图组织兵力突围，但数不清的红军、群众从四面压过来，到处是火海，到处是大刀、长矛和冲杀的人群，往哪里逃？就这样，敌人一个营，包括他们的营长，一个不剩地被收拾在“口袋”里了。

战士们打扫战场时高兴地说：“毛委员的口袋从来不空着回来。”

渔 洋 关 夺 枪

湖北五峰县的渔洋关，在千丈岭脚下。这里上通鄂湘边的鹤峰、桑植、龙山，下达长江边的宜都、枝城、沙市。那些挑盐巴的，贩山货的，都要在这里下店。每当夕阳西下，小小的街道，颇有几分热闹。

1929年春，贺龙带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解放了鹤峰县城，建立了民主政权，受苦人高兴，反动派惊恐。驻在渔洋关的团防，更是提心吊胆。他们在四周围的山道上，筑起了一座座像城门一样的卡子，每个卡子里，住了三十几个匪兵，对来往行人一一盘问。

有一天早晨，从五峰县来的山道上，有一队做小生意的。

他们有的背背篓，有的挑担子，有的背着印花布包袱，有的在肩膀上挎着盘秤，在大雾朦胧中，向渔洋关走来。他们哼着桑植、龙山一带的小调，一听就知道，他们是从湖南武陵山区来的。

站在卡楼上的哨兵慌忙向排长报告：“从五峰那边来了人！”

排长正躺在床上抽鸦片烟，听了报告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把他们拦住，查问查问就是了！”

哨兵向着小道喊话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们是做小生意的。”有人这样回答。

“做什么生意的？”

“做什么生意的都有。”

“你们站住，我来检查。”那个哨兵从固定的绳索上滑下来，向山上走去。他走得下气不接上气，咳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做生意的？”

“怎么，你还不相信？”一个身材魁梧、蓄一字胡的人反问。

“做生意？怎么来了七八个呀？”哨兵又盘问。

“路上土匪多，我们结伴走，这叫穷帮穷嘛！”蓄一字胡的人讲得合情合理。

“我问你们，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五道水来的。”另一个做小生意的人回答。

“什么？是不是桑植的五道水？不许动！你们是红军探子！”哨兵赶忙把子弹推上膛，惊慌地退了几步。

“哈……”蓄一字胡的人笑着说，“你们这些背枪的，怎么这样怕红军？红军早就开往桑植了。我亲眼看见的。”

哨兵听了，松了口气，把枪背上，命令着：“把担子打开。”

好些人都把担子、背篓、包袱打开了。只有一个十七八岁

的年轻人迟迟不动。哨兵气势汹汹地走过来，年轻人胆怯地恳求说：“老总，我不瞒你，我们几个是卖鸦片的。我送你几两，放我们过关吧！我家老母亲病了，等着钱买药呢！”

哨兵也是个鸦片鬼，一听说有鸦片，咧开嘴说：“好，好，先给我一颗。”

年轻人把手伸进背篓里，抠出了豆豉那么大一顆烟泡，交给哨兵。哨兵接过去，放在鼻子下闻了闻，一口就吞到肚子里了。然后又问：“你们真的是做生意的？”

大家回答：“是真的。”

哨兵说：“你们坐一下，等我报告长官再说。”

那哨兵回到卡楼上，急忙报告：“排长！你的命真好，有笔生意来了！”

排长喜出望外，问：“有多少？”

哨兵答道：“六七个人，每人一大包上等的烟土。”

排长站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双喜临门！烟，兄弟们分；人嘛，当红军探子押到团部去，起码赏百把块大洋。”他给哨兵交代了几句，哨兵站在卡楼上，朝对面的树林里喊话：“你们来吧！长官要亲自检查。”

卡门打开，做小生意的来了。卡子两边站着一排匪兵，端着枪，杀气腾腾。蓄一字胡的人走在后头，见此情景，把手一挥，说：“伙计们，他们要抢我们的东西，快回去。”后面的人拔腿就往回跑。

眼看到手的鸦片快要丢了，排长慌忙下卡子楼，扯起嗓门大叫：“不——要——跑，我们检查一下，只要你们是做生意的，我们一定放你们过关。”

“你们检查，动刀动枪干什么？”

排长一心要把鸦片和人骗到手，连忙说：“你们回来！我们

可以把枪收起来。”

做生意的人，像是很勉强地走了回来。排长叉着腰，神气十足地说：“你们站在那里，把东西打开！”

大家把自己的东西打开了，全是烟土。这些鸦片鬼见了鸦片就眼红，这时候，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，都像饿狗抢屎一样，你抢我夺，乱成一片。这个时候，那个蓄一字胡的人堵住上卡楼的木梯，拔出双枪，大喝一声：

“不许动！那个动，我这家伙就不认人了！”

茶树林里传来一阵喊声：“你们被红军包围了，缴枪不杀！”茶林隐没在白雾之中，匪兵们弄不清究竟有多少红军，一个个惊呆了！

这时候，卡楼上的枪支，全被这几个“做生意的人”握在手里的。那个年轻的“生意人”，走在蓄一字胡的人面前，敬了一个礼，说：“贺军长，三十几支枪全部到手了。”

贺龙扫了匪兵们一眼，说：“告诉你们，我是贺龙。这三十几支枪，我们红军借一借。麻烦转告你们的上司，过几天，我们还要来渔洋关。”说罢，把手一挥，带领红军战士，扛着枪，飞步向千丈岭进发，执行别的任务去了。

茶林里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……

磨盘山上的财宝

1933年，蒋匪军向赣东北根据地猖狂进攻，红军渐渐转移到磨盘山、灵山、葛源山一带活动去了。

在这以前，闽浙赣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同志为了党的工作，为了红军的扩大、装备和部队给养，筹集了一些黄金和银洋，并曾作了这样的决定：平时不得动用，只有到了最困难的关头，才能拿来救急。当时，为了适应战斗环境，这些财富被埋藏起来，但地区大，山洞多，埋藏久了就容易遗忘。最后，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在高山密林不易发现的地方，埋藏在一棵树的下面，再把树皮稍稍削去一片，在树皮里面做上一个标记，便于以后寻找。不料被国民党一路军的赵观涛得知了消息，于是他对他的喽罗们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该发洋财了，磨盘山是共产党最后的根据地，里面的财宝多得很，大树底下尽埋藏着金银珠宝。”匪军们一听，也就红了眼睛，赵观涛就带领两个师和一个尖兵营向磨盘山进发。

方志敏同志得知这个消息，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，作了绝妙的部署。全体红军当夜动手把所有的军用物资、黄金、银洋等一齐挖出，换上炸药和地雷；在敌人可能怀疑的地方，找那合适的树根下面埋下一些真的金子和银洋，又掺混了一些假的金子和银洋。

一切就绪，方志敏同志亲自指挥，兵分八路作了埋伏，准备活捉俘虏并收缴枪支。

这次赵匪来势凶猛，四路围攻。从磨盘山南面进攻的白匪，很顺利地进了口。有个李麻子团长，指挥喽罗们分头搜山，果真挖到一些金子和银洋。这一下，他们乐坏了，你夺我抢打了起来。埋伏在洞里的红军战士们看见这些把戏，又恨又气，个个摩拳擦掌，准备迎接战斗。

这时，麻子团长大喊大叫地下了命令：“得来的财宝，不准私人独得，一律统一分配，多找多挖，挖得多就分得多。”匪兵们一听，把枪扔到一边，子弹袋也解下来，拿起铁锹和洋镐就

到处乱挖。麻子团长也带着两个勤务兵亲自动手。他挖到一棵半枯的松树下面，根据标记来猜测，这棵树根下必定埋有金银。当挖到快一尺深的时候，果然挖到一个硬东西，他的心里简直开了花，手中铁锹往那硬东西上面一插，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地雷炸了。

这时，东西南北满山烟雾四起，前前后后爆炸声如雷一样响彻了山谷，白匪有的被炸死，有的被炸伤，剩下的逃的逃，跑的跑，拼命挤着下山去。但红军已把整个出口严密封锁，枪炮声连成一片，白匪整连整排地投降了。战斗了一天一夜，红军俘虏匪军二千余人，收缴枪支三千余支，还有无数子弹、炮弹及其它战利品。

第二天，在庆功会上，方志敏同志兴奋地指着那些战利品，指着那些活捉的俘虏，对大家说：“磨盘山是有财宝的，这个财宝不是别的，就是磨盘山的神兵天将——红军。那些神兵天将谁也打不倒，谁也消灭不了。他们在哪里，哪里就看见自由之花。”

烟熏石崖窑

1934年春，刘志丹领导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穷苦百姓，闹起了土地革命。

正当土地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，有的土豪劣绅带着家产，躲进了一些险要的土围子或石崖窑里，打算顽抗到底。在子午岭西部边沿地带，就有几个这样的恶霸土豪。刘志丹曾先后派

红军小分队，配合游击队去攻打过他们，但都没有取胜。因为这几处石崖窟的确太险峻了。

说不清是哪个朝代的人，在一条又深又险的峡谷的石壁半崖上，凿出了一排石窑。这排石窑洞全包在石壁里边。每孔石窑走廊的石壁上，凿了个小窗口，既可以向外射击，成为坚固而又隐蔽的枪眼，又可以向外瞭望，还可以作为通气孔，使里外空气对流。在暗石廊的一面尽头处，开了一个并不宽敞的石门，门口有一个不宽的长吊桥，和两三丈开外的石壁接通，人们可以借此跨过脚下的万丈深涧。从石门经过吊桥，走到对面石崖峭壁上，踏着沿崖壁凿出的石阶梯，一直通到石崖上去，然后沿着挂在山坡上的羊肠小道下山，顺川道走出去，就能寻到通往县城的人行道。石窑里，有炕，有灶，还有水井，只要不断粮，就能在里面生活下去。几个恶霸土豪畏罪潜逃，连家窝子一齐搬到崖窑里了。他们带了几十个心腹团匪和全部枪枝弹药，企图与红军和苏区人民为敌到底。不除掉这伙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王，直接影响到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。刘志丹决心拔掉这几颗“石老虎”嘴里的“利牙”，彻底解除人民群众心中的顾虑。

怎样才能把这伙土豪惯匪拾掇掉呢？围困吧，他们有粮有水，一时困不住；火力攻打吧，子弹穿不透石壁，手榴弹落不住，显然是白费力气；诱敌出洞吧，那些家伙很狡猾，根本不会出来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刘志丹伤透了脑筋。一天，他背起双手，走到外面，想清醒清醒脑子。恰巧，看到有个猎人在对面山头上熏狐狸。他眼前一亮，不禁叫了声：“好！”

刘志丹赶忙召开了个小会，把他的想法一摆，大家齐声赞同。当下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支游击队。游击队员都是当地人，地形熟悉，他们多年在山林里生活，少不了常常跟狼虫